

請看「世主妙嚴品」，請看主藥神十法，第四句：

【名稱普聞主藥神，得能以大名稱增長無邊善根海解脫門。】

這一位菩薩『名稱普聞』，我們將初學的大意跟諸位舉例說明了，例子太多太多，我們只舉本師世尊的德號做一個例子。至於這經上所說的，『能以大名稱增長無邊善根海』，這是清涼大師後一句所講的「大士以名為佛事」，特別是指本經的結歸，這是不可思議的境界，學佛的同修不能不知道。「名稱普聞」，用現在的話來說，知名度最高。在佛門裡面諸佛如來知名度最高的，無過於阿彌陀佛；菩薩裡面知名度最高的無過於觀世音菩薩，這個大家都熟知的。無論是學佛不學佛，世間確確實實有許多人不知道有釋迦牟尼佛，但是沒有人不知道阿彌陀佛；有許多人不知道佛門裡面有文殊菩薩、普賢菩薩，但是沒有人不知道觀世音菩薩的，這是「名稱普聞」。

而是以名稱為佛事，為究竟圓滿覺悟眾生的方法。佛事就是覺悟眾生的方法，那就是阿彌陀佛的名號。這個法門是世尊說的，也是諸佛如來說的，叫「難信之法」。什麼人難信？許許多多二乘聖者、聲聞、緣覺、權教菩薩都很難相信，不知道「名稱普聞」的法門，所以他不相信這個方法。我們在初學，實在說也不是上根利智，對於佛法許許多多法門，我們一般嚮往禪宗，嚮往教下，像法相、天台、般若，確實令一些知識分子嚮往。但是對於淨土宗念佛法門，總是持懷疑的態度，雖然我們還有一點善根，沒有排斥，但是存疑，很不容易接受。

在我初學佛的時候，我曾經跟懺雲法師住茅蓬，住過五個半月

。懺雲法師專修淨土法門，茅蓬的招牌稱為「印弘茅蓬」，這是他老人家心目當中最景仰的兩位大德，印光老法師跟弘一法師，他要學這兩位大德。弘一大師長於戒律，印光法師歸心淨土，於是「印弘茅蓬」標榜的當然是持戒念佛。我在這個小茅蓬住過五個半月，懺雲法師勸我學淨土法門，我能夠隨順。在茅蓬裡面空閒的時間，他教我讀《印光大師文鈔》，那個時候只有正篇、續篇，一共是四冊。勸我讀《彌陀經疏鈔》、《圓中鈔》、蕩益大師的《要解》、圓瑛大師的《要解講義》。我在這五個半月的時間裡面，把這些書籍看完，對於淨土宗生了信心，但是信心並不堅強。為什麼？我學教的興趣非常濃厚，換句話說，沒有辦法專修淨土。以後離開茅蓬，到台中「慈光圖書館」親近李炳南老師，老師苦口婆心勸導我。我去的時候，正好遇到他老人家開講《佛說阿彌陀經》，我很得受用，老師他很清楚、很明瞭，我在這個講座裡頭有心得。而真正全心歸向淨土，還是得力於這一部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

民國六十年，我在台北開講這部經，陸陸續續的好像講了十七年。這當中常常出國，出國時我們這部經就中斷，回來我們就接著再講。那個時候講經並不專，如果是專講這部經可能就講完了，同時夾雜著還有《無量壽經》、還有《地藏經》，還有其他的經論。

《華嚴經》好像一個星期只講一次，有的時候講二次，因此拖了十多年這部經只講了一半，《八十華嚴》講了一半，《四十華嚴》也講了一半，很遺憾沒有把它講圓滿。最近這幾年我到新加坡，李木源居士發心請講這部經，我也很有興趣，希望把全部的時間都用在這部經上，在這個期間把其他經論暫時統統放下，希望把這部經講圓滿。

《華嚴》這是我第二次講。這一次難得，我們留下錄像帶，同時也在網路上上網，許許多多地區同修同時都能夠收看得到。怎麼

說我對於淨土的信心從這部經上生的？是講這部經講了多年之後，有一天忽然起了一個疑問：文殊、普賢是華嚴會上菩薩的首領，華嚴海會菩薩無量無邊，這兩位菩薩是上首，是毘盧遮那如來得力的助教，兩個助手。我忽然想到，他們兩位修的是什麼法門？在「入法界品」最後面看到了，這兩位菩薩都發願求生淨土。我們對這兩位菩薩崇敬備至，沒想到這兩位菩薩修淨土，發願往生。再仔細觀察，善財童子是文殊菩薩的得意門生、傳法之人，善財修什麼法門？這當然是文殊菩薩傳給他的，仔細一看，他修念佛求生淨土的法門。這是我當時感到很大的震撼，是我意想不到的，從頭仔細再去思惟觀察，一點都不錯。

善財得到文殊的真傳，在文殊會上大徹大悟，明心見性，也就是破一品無明、證一分法身，已經成了法身菩薩，在華嚴會上是圓教初住的果位。離開老師出去參學，第一個遇到吉祥雲比丘，這是《四十華嚴》上寫的，《八十華嚴》裡面稱為德雲比丘，是一個人，這是翻譯的人不相同。吉祥雲比丘教他什麼？教他念佛法門，專念阿彌陀佛，求生淨土。吉祥雲比丘給善財童子開示，講了二十一個念佛法門。二十一不是數字，是表法，是密宗裡頭代表大圓滿。二十一門全是念佛法門，這就是包括了佛法裡面所講的無量法門、八萬四千法門，統統都是念佛法門。

我們不讀《華嚴》不知道，讀了《華嚴》才曉得，原來《華嚴經》上講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」。如果是念佛法門為主，其他的法門為賓，或者是《華嚴經》上講的為伴，「主、伴」，則一切法門都是念佛法門；如果是以禪為主，念佛法門也是禪門。所以佛法裡面講主，這個「一」不是專一，這個諸位一定要記住，他這個一，是講任一，所以它是平等法，「法門平等，無有高下」，任一。任何一個法門都可以做主，其餘無量無邊法門都是伴，主伴圓融。

，主伴是一不是二，這是華嚴境界。於是所有法門高下、偏圓，這些爭論、意見全都消融了。

吉祥雲比丘教給善財念佛是什麼方式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「般舟三昧」。般舟三昧修學的方法，它是一期九十天，像我們現在打佛七，一期是七天。般舟三昧一期是九十天，九十天這裡面晝夜不能睡眠，真叫勇猛精進，不可以坐下來，當然更不能躺下來，他只可以站著，只可以走動，我們講經行，繞佛經行。繞累了，可以站著念佛，可以拜佛，不可以坐下來，不可以躺著，不可以睡覺，勇猛精進。這要有很好的體力的人才行。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眾生，業障很重，換句話說，沒有這個精神。在這個地方，我們學到了一個修學的方法，那就是念佛一定是以繞佛為主。我們看到很多打佛七，主七師不懂得這個道理，他止靜的時間太長，繞佛念佛時間太短，這個不太如法。念佛堂應當盡可能用繞佛，符合吉祥雲比丘教導的方法。繞佛繞得很久，累了，止靜休息幾分鐘，休息的時間不能太長，繼續還是要起來繞佛，這樣才好。

在末法，諸佛菩薩觀機授法，佛菩薩慈悲到極處。我們今天沒有這個體力，沒有這樣的精神，怎麼辦？諦閑老和尚教的方法就非常適用，他教給他的徒弟鍋漏匠，方法好。教你二六時中專持六字洪名，南無阿彌陀佛。你可以繞佛去念，念累了你就休息，你坐著休息也行，你躺著休息也行，這個好，身心都沒有壓力。休息好了之後，趕緊起來再念，他用這個方法，三年就成功了。不拘形式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著念，無拘無束。

我看到這種方法，所以我就想出一個辦法，把念佛堂分成三個區域，靠著念佛堂大殿這個邊緣，就是繞佛。佛像最好能供在念佛堂當中，它後面可以繞，這是最如法的，繞佛。如果場地太小，佛像供在一邊，在佛前繞也可以，這都是看環境我們怎麼樣來設計。

當中這個地區，就是佛像當中這個區域，拜佛！有人他止靜坐久的時候，他想活動活動，就可以拜佛，拜完了再去繞佛。另外有一個區域，可以讓他止靜。實在是拜累了、繞累了，他可以在那個地方坐著念佛。坐著可以不必開口，心裡頭默念，耳朵聽。經行繞佛，決定要出聲，不可以不出聲的。拜佛不要出聲，諸位要知道，拜佛出聲傷身體、傷氣，心裡頭默念。止靜，坐在那個地方，也可以不出聲，養神。這個方法好，沒有壓力，而且念佛堂可以不必請法師來帶，現在用念佛機就可以了，只要佛號統一，聲調均勻、整齊，這是莊嚴道場。

我們在國外提倡這個方式，有許許多多道場採取這個方法，告訴我效果非常好，可以日夜不間斷，可以常年不間斷。人哪有那麼多精神？不是的，他有來來去去的。因為念佛堂是開放的，隨時可以進去。我有一個鐘點時間，我去念一個小時；我有半天時間，我去念半天，到我有事情，隨時離開，不要給任何人打招呼。進念佛堂也不要給人打招呼，進念佛堂統統止語，只有一句佛號，不可以說任何話，也不要跟任何人打招呼。你願意繞佛，你就參加繞佛的隊伍；你願意止靜，你就到旁邊去靜坐，完全自由，沒有一絲毫限制，這個方法很適合現代人用，而且效果非常殊勝。

我們從《華嚴經》上學到的，善財童子第一個參訪那個意義很深，我們中國人一般講的「先入為主」。頭一個參訪的善知識，這是為主；到第五十三參最後一位普賢菩薩，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導歸極樂，我們這才省悟過來，善財童子徹始徹終，就是修的念佛法門，持名念佛。我們才曉得文殊、普賢跟善財沒有兩樣，全都修這個法門。開無量無邊法門，那是接引不同根性的眾生。對這個法門有疑惑，不能深信，不願意修學，文殊、普賢就開無量無邊法門，任憑選修。但是你真正能夠修成法身菩薩了，到了華藏世界，文殊、

普賢還是用這個方法勸你到極樂世界去，去見阿彌陀佛，這在華嚴會上我們看到。

「十地菩薩，初後不離念佛」，完全接受了兩位大菩薩的教誨。地上菩薩，初是初地，後是等覺，這十一個位次的菩薩修什麼？都是修念佛法門。我是看到這樣的經文，死心塌地了，不再有任何疑惑，疑根拔掉了。所以我入淨宗，專修念佛，是得力於《華嚴》。在台中李老師雖然苦口婆心的教誨，我都沒有完全接受，到我自己講《華嚴經》，我才恍然大悟。不過在台中那段時間，李老師沒有把《華嚴經》這些經文告訴我，如果他老人家拿《華嚴經》這些經文來教我的話，我當時肯定也就接受了。所以我在一般講也是很難度的一個眾生，總算是善根、福德、因緣都還不錯，費的時間並不多，我就入門了。我們看到許許多多佛門同修，對這個法門認識還不清楚，還在猶豫徬徨，這非常可惜！阿彌陀佛名號功德不可思議，我在講《無量壽經》、講《華嚴經》的時候，都跟諸位詳細介紹過。第五句：

【毛孔現光主藥神，得大悲幢速赴一切病境界解脫門。】

這一段，清涼大師註解得很多，給我們提供很好的參考。我把重要的文念一念，「以慈善根力，放月愛等光，身心兩病，纔念便滅。」《疏》裡頭的文不多，但是這幾句話裡頭的意思很深、很長，與我們現在一切眾生關係非常密切。我們仔細看看菩薩的德號，『毛孔現光』，這個意思很深。「毛孔」是正報裡面最小的，佛經上常常用這些名詞；「微塵」是依報裡頭最小的。放光，放什麼光？放無量無邊大圓滿光明。大經裡面常講，諸佛如來在毛孔裡面轉大法輪，講經說法，無量菩薩聚會，毛孔沒有放大，菩薩這個會場並沒有縮小，這是不思議的境界。大小是一不是二，是《華嚴經》裡面講的事事無礙境界。這我們很不容易懂，如果說大容小，我們

好懂，小怎麼能夠容大？理很深，確確實實是事實，我在此地不必細說。同修們有懷疑，就像禪宗大德所說的話，你慢慢去參去，對你會有受用。如果給你說破了，把你的悟門堵塞了，那不是一個好的教學方法。好的教學法是提起你的疑情，你好好去參究。

菩薩放光，諸位要曉得，這個光是智慧光。說慧你一定要聯想到，慧從哪裡生的？從定生的；定怎麼成就的？從戒來的。所以你一定要想到戒定慧三學，用戒定慧三學治一切眾生的病根。所以他修的法門是『得大悲幢速赴一切病境界』。「大悲」是動力；「幢」是表高顯、非常明顯，非常殊勝、非常明顯，快速的幫助一切眾生。所以佛家常講「佛門是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」，道理在此地。清涼大師註解裡面他是講「以慈善根力」。慈善根力，《涅槃經》上所說的就是「菩薩四無量心，能為一切諸善根本」，四無量心是「慈、悲、喜、捨」。

現在世間一般社會大眾，每天工作很勤勞，為什麼？為什麼這樣勤勞的去工作？什麼力量在推動他？古人說得好，總不外乎名利，一種人追求名，一種人追求利。因為有名利可求，有名利可得，他就精進努力不懈。佛菩薩、聲聞、緣覺這些人，自私自利沒有了，名聞利養放下了，五欲六塵享受他也不要了，貪瞋痴慢他斷乾淨了。我們要問問，什麼力量推動他？他在那個地方勤苦教化眾生，不辭辛勞。觀察眾生的根性，應以什麼身分得度，他就現什麼身分；應以什麼方法教誨，他就採用什麼方法。所以佛菩薩沒有一定的形相，沒有一定的方法，永遠不休息。

普賢菩薩十大願王每一願最後總結「無有疲厭」，我們要問，這是什麼力量推動他？總不是名利，現在在此地曉得，「慈悲喜捨」，所以說慈悲為本。這些大聖人不辭辛勞教化眾生，慈悲是動力，他在這裡推動的。所以佛在經上講，「一切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

諸佛如來所有善根，慈為根本」，佛家講慈悲為本是從這兒來的。

慈悲心就是菩提心。菩提心之體，《大乘起信論》裡面講的直心。菩提心的作用，講了兩種，深心、大悲心。我們聽了這個名相，很不容易有一個清楚的概念。佛在《觀無量壽佛經》裡面也講菩提心，名稱跟《起信論》裡頭不一樣，經上講菩提心的體是至誠心，作用是深心、迴向發願心。我們把經論合起來看，意思就比較清楚一點。原來直心就是至誠心，大悲心就是迴向發願心；深心是相同的，經論是相同的。有體有用，一而三，三而一。作用說了兩個，一個是自受用，一個是他受用。也就是說，菩提心，這是至誠心，至誠心怎樣對自己，至誠心如何對待人，所以作用就說了兩個。

儒家也講這個，《大學》裡面講，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。誠意、正心就是佛家講的菩提心，誠意就是真誠心，這是說體。起作用，儒家只講一個「正心」，佛家講得詳細。佛家講起作用有自受用、有他受用，儒家自受用、他受用合在一起，只說正心。然後才講到落實，落實到生活上，那就是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落實了，這個說得很清楚。佛法裡面講深心，自受用，什麼叫深心？古德有一個解釋，好善好德。好善，止於至善，我們現在提倡的純善純淨，純善純淨是自受用。對待別人大慈大悲，就是大悲心，就是迴向發願心。迴向發願那個意思圓滿，迴向是把自己所修的一切功德、一切成果，自己不享受，回過頭來供養虛空法界一切眾生。發願，那就是「受持讀誦，為人演說」。要用我們現前境界的話來說，一定要發願做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教育義務工作者，貢獻我們自己的精神體力，為社會大眾做最好的榜樣。這就是真正迴向發願心，完全落實世尊教誨我們的「受持讀誦，為人演說」。

所以我們要曉得，佛在經論上給我們說得很清楚，慈就是菩提道，要跟悲合起來也行，慈悲就是菩提道，慈悲就是諸佛如來，慈



悲就是法身菩薩。慈，「與眾生樂」。不但是有這個心，要有行為，幫助眾生得樂，這叫慈；幫助眾生離苦，這叫悲，所以慈悲常常是連在一起講的。懂得這個意思，經文就好說了，菩薩是以大慈悲，「幢」就是非常明顯的大慈悲，這個力量在推動。眾生苦難太多，苦難太迫切，趕快去救他，趕快去幫助他。我們怎麼幫助？我們怎樣拿出具體的行動來？自己要真修、真幹。我自己不真修，眾生就多吃一點苦；我自己真修，眾生就少吃一點苦。我自己早一天成就，眾生就早一天得福；我晚一天成就，他就多受一天罪。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這是事實真相。我們明白了，懂得了，不認真努力幹行嗎？

有很多人說，「我沒有智慧，我很想做，我身體多病，我沒有辦法」。這個話聽起來好像有道理，其實一點道理都沒有，你還是不能發慈悲心。果然真正發慈悲心，沒有智慧不要緊，佛菩薩加持你。我們哪裡有智慧？這樣的大經，圓滿大法，展在我們面前，我們怎麼能看得出他的意思？不可能！全憑佛力加持。要真發心，不發心就得不到佛力加持。我們發慈悲心，無條件的愛心，無條件為一切苦難眾生服務，這就是慈悲心。我這個心發一分得一分加持，發十分得十分加持，看你發多少。你這個心真正發了，身體不好，病痛很多，這個身體佛菩薩保佑你，自然它就好了。

這裡頭有自力、有他力。諸位要曉得，我們自己是凡夫，凡夫到這個世間來投胎是業力主宰的，哪有不生病的道理？哪有不迷惑的道理？哪有不受命運主宰的道理？這樁事情我們要是認真細讀《了凡四訓》，深深去體會就明白，世間人所謂是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，命運主宰了一生。但是要是一發心，為社會為眾生，這個命運能轉過來。不再有私心，不再有自私自利的念頭，不再有損人利己的念頭，這個心一轉，我們的命就改造了。再有佛菩薩加持，

龍天善神在當中幫助，短命變成長壽，煩惱變成智慧，統統可以轉！問題是你自己要做一個大轉變，先把自己的病治好，然後才能夠幫助一切病苦眾生。此地經上講的病，貪瞋痴的病毒，自私自利的病毒，先把自己治好，然後我們就有智慧方便德能去幫助別人，就這麼一樁事情。第六句：

【破暗清淨主藥神，得療治一切盲冥眾生令智眼清淨解脫門。  
】

這一段經文我們一看就知道，眼科大夫。『破暗清淨』，與眼病就相應了。他所修學的法門是『療治一切盲冥』，「盲冥」就是眼睛有病，幫助他恢復『智眼清淨』，從這個法門成無上道的。清涼大師在註解裡面講的幾句話非常重要，「迷理迷報，二愚盲冥，起惑造業，備受眾苦」。這是說宇宙人生的真相，這裡頭有一個道理在，道理他不明瞭，這是迷理；有事相存在，這個事相是因果報應，這個報就是講的因果報應。十法界依正莊嚴，不出因果報應，這是講的事。所以理跟事完全不明白，不了解，這叫做「盲冥」。所以此地的盲冥不是指我們的肉眼有了毛病，這是講心眼、智眼。你沒有智慧之眼，這樣你才起惑造業，你才備受眾苦。藥王菩薩怎麼教你？為你開示正法，所以經不能不聽，教不能不學，經教就是諸佛如來為我們治病的。

所以經教上有比喻，佛是大醫王。我們今天讀的主藥神這一個單元、這一個科目，要想到佛是大醫王，能治療我們種種的病苦，身心病苦。特別是佛門的弟子，無論在家出家，無論你在佛門從事的是弘法工作還是護法工作，要知道弘護一體。無論從事於弘法、護法，都要深入經藏，都要明瞭宇宙人生真相。不但理要明瞭，事更要明瞭。事相上古德常常提示我們「種善因得善果」，我們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不善，決定要受惡報，這個道理與事實不可以不知

道。我是凡夫，業障深重，年輕的時候無知，殺生打獵，造作許許多多的重業，那種悲慘的報應，我親眼看見的。所以學佛之後，徹底回頭，我接觸佛法不到半年，我就發心長素。什麼原因？以往殺生打獵的罪業太重了，我知道那個果報太可怕了，所以從此之後長素、戒殺、放生，贖罪！學佛發心弘法，報恩！希望這些冤親債主原諒我，不要怪我，我那個時候是愚昧無知，沒有人教誨，造作這些惡業，眼盲、心盲，跟這個經上講的一樣。學佛之後，得力於經論的教誨。我學佛，跟諸位同學說，五十年每天沒有離開經卷，我確確實實是一個好學生，我好學，我接受如來的教誨，「受持讀誦，為人演說」，我的業力轉過來了。

我記得很清楚，蔣經國先生就任總統的那一年，台北佛教會舉行一個「仁王護國法會」做慶祝。當然這種慶祝大典，那個時候我們是小和尚，這種大典我們是沒分的。但是在那個時候我們也有個小團體，是我出家之後，最早成立的一個小團體「華藏法施會」。那個時候我們的會員還不到一百人，大概有八十多個人。我們的會員統統修法布施，這是跟圓瑛老法師學的，圓瑛老法師有一個法施會，我們效法他，我們組成「華藏法施會」，因為那個時候正講著《華嚴經》，所以就用「華藏」這個名稱。同修們發起給經國先生祝福，他們辦《仁王護國法會》，我們用什麼方法？我們租借佛教會的講堂，講《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》。我們用講經慶祝，時間訂了二十天，二十天把這部經講圓滿。經文很長，我就想到二十天講圓滿有困難，於是我們就離開了經文，把經文的大意編成表解。

《仁王經》總共有八品，我們就編八個表解講大意。講大意就更方便，為什麼？活潑，可深可淺，可長可短，可以任意發揮，不受經文約束，二十天講圓滿。所以弘護都要通達經教，如果不通達經教，弘護很容易產生弊端，不但不能夠正常護持正法，反而障礙正法

的弘傳，那就非常可惜了。

我們看到許多熱心護法的居士，由於沒有認真深入經藏，發生弊端的事情太多太多。我自己一生的經歷，這些故事就不少。我一生講經，今年在講台上第四十三年了，我學佛七年出家，就開始講經，就開始教佛學院。我學佛整整五十年，講經四十三年，這麼長的時間當中，我的命運改變了。我從小的時候，母親給我算命，有很多看相算命的都說我沒有福報。真的，一生命苦，生活非常艱難；短命，我相信，為什麼？殺業太重。所以在「仁王會」上，有一天我講完經下來，正好在善導寺的客廳裡面遇到甘珠活佛。這也是我的老朋友，他是章嘉大師的學生，我們很熟，常常在一起。他碰到我說：「淨空法師，來坐，來坐。」我們就坐在一起，他就說：「你這些年講經的功德很大，你的命運都轉過來了。」我說：「是嗎？」我說：「佛爺，你還會看相？」他笑了，他說：「從前我們都在背後笑你。」我說：「笑我什麼？」「笑你這個人很聰明，可惜短命，又沒有福報。」我說：「這不必在背後，當面可以說，我能夠接受，我知道得很清楚。」他說：「現在你不一樣了，你不但有大福報，你的壽命很長。」我說：「真的嗎？」「真的。」我沒有求福報，也沒有求長壽。

確確實實過去許許多多算命看相說我過不了四十五歲，我四十五歲那一年確實害了一場病，因為自己心裡有數，知道四十五歲要死了。醫生只能醫病，不能醫命，所以我一想到壽命到了。那一年我們三個同學都出家了，法融法師、明演法師、我一個，我們三個人同年，三個人都薄福、都短命，都說過不了四十五歲。那一年二月，法融走了，五月明演走了，我七月生病，得重感冒。心裡一想三個人同命運，兩個走了，這輪到我了。所以我也不看醫生，我也不吃藥，每天吃一點鹹菜稀飯，老實念佛，求生淨土。這樣大概一

個月多一點點，我的身體復元了。復元之後繼續講經，這一關就過去了。一直到現在，我一生當中偶爾有一點感冒，沒有進過醫院。

現在確實是有一點福報，往年我在洛杉磯，洛杉磯有兩個學佛的朋友，一個是算命的翁陽春居士，一個是看風水的，這兩個人跟我都熟。翁陽春算命，就替我算一算。他算的時候，果然跟以往那些算命人講的一樣，我如果不學佛，如果不發心弘法利生，確實四十五歲過不去。他說：「這是法師講經弘法的功德，轉業力為願力，你不但有福報，你的福報很大。」而且跟我說：「你命裡面沒有官運，這在世間法裡面講，你命中沒有做主官的命。出家，你命裡沒有作住持、方丈的命。但是你的命很奇怪，你有很大的影響力。」我當時也不懂什麼叫影響力，現在看看，確實是有一些影響，真的被他算中。他說：「你有很多財，但是法師，你的財是空財，什麼叫空財？你自己得不到受用，都幫助別人了。這個財好，這個財不造業，這是很難能可貴的。」確實他講得很有道理。

所以要轉！李老師常常教導我們，要做一個轉變，從心上轉變，轉惡為善、轉迷為悟、轉凡成聖，關鍵就在「轉」字，誰轉？一定要自己轉，別人沒有法子幫你轉。怎麼轉法？就是夏蓮居老居士講的「真幹！」你就轉過來了。你要不能真幹，真幹就是依教奉行。我常常勸勉同修、勸勉同學，我們轉不過來，轉不了，最大的障礙、最根本的障礙是什麼？佛經裡面講的「我執」，就是《金剛經》上講的我相、我見。這個名詞術語，一般人聽了還得要費口舌來解釋，我們換句話講，雖然不是很貼切，但是很接近，我講的是自私自利。這個念頭要不轉過來，佛法雖然殊勝，你就不得其門而入。

我今天為什麼能轉得過來？放棄了自私自利。我常常跟同學們說：「我說的是我做到的。」所以我說話肯定，斬釘截鐵，一絲毫

疑惑都沒有，為什麼？我做到了，我有把握，我沒有懷疑。起心動念為一切眾生去想，我沒有想自己。翁陽春說我的財是空財，沒錯！我在美國達拉斯建了一個道場，在聖荷西也建了一個道場，建好了交給別人了。現在我們在古晉建了一個道場，這個道場還沒有落成，我請悟道法師去當住持，交給他了。澳洲建了一個「淨宗學院」，當初找不到人，不得已，我在那裡掛名作院長。現在悟行法師拿到澳洲永久居留，我那個院長交給他了。我不幹這個事情，我心裡清楚，我命裡頭沒有官運。可是他們事事都還來問問我，這是什麼？影響力。

我可以教他怎麼作法。他們辦事情的人，諺語常講「當局者迷，旁觀者清」，我永遠在旁觀，我不當局。所以我永遠保持著清醒，我不迷惑。我可以說從學佛那一天開始，第一天，章嘉大師教我「看破、放下」，教我從布施下手，布施就是捨，我真幹。他教我認真去幹六年，我果然幹六年，幹六年出家因緣成熟，第七年我就出家了，都是在章嘉大師教誨之中。我這一生得力於大師的教誨太多了，我的基礎都是他建立的。一絲毫沒有傷害一切眾生的念頭，即使是冤家對頭，我對他能行仁慈。韓館長往生之後，她的兒子將圖書館收回，我們離開，我一絲毫怨恨沒有。但是許許多多在圖書館出家的人在外面流浪，我心裡很難過。我勉勵大家，寫出「生活在感恩的世界」，現在這邊也掛了一張，是在這個環境當中寫下來的，永遠感恩。尤其是對毀謗我的人、侮辱我的人、陷害我的人，特別要感恩，為什麼？消除我的業障。所以我們離開了台灣，在新加坡、在澳洲法緣愈來愈殊勝。

九七香港回歸，過去我在香港講經多年，是一位雷太太護持的。雷太太往生之後，護持的人沒有了，香港講經中斷了七年。回歸後，我到這邊來看看，有一份感情在，遇到這邊老同修來找我，「

法師！你已經很多年沒有到香港來弘法了。」我說：「不是我不來，沒有人請我。我很想來，沒有人請我。」於是大家這才組織起來，人數雖然不多，但是很熱忱。他們租借尖沙咀「街坊福利會」這個場所，我每個月到這邊來講幾天。到去年才有這個道場，緣很殊勝。有了這個道場沒有多久，九樓這個道場也買下來了，緣殊勝。在海外其他國家地區，我們今天看，法緣愈來愈殊勝，完全是從感恩的心行，才得到諸佛護念，龍天善神保佑，不是自己有什麼能力。我自己一無所有，一直到今天，我住的都是住別人的房子。香港道場一成立，我們成立一個「佛陀教育協會」，請凌孜居士來當會長。人家供養道場給我，我立刻就送掉，一天時間都不耽誤，名聞利養徹底放下了。

我跟大家講得很清楚，現在年歲大了，不要看到好像體力還不錯，這一點體力要好好的為佛法做一點事情。今天最需要的，大經參考資料太少了，尤其是《華嚴》。過去不少法師、大德居士找過我多次，希望我能把《華嚴》從頭到尾好好的講一遍，留給有緣的人做參考，我答應了。所以從現在起，我預定五年，到我八十歲，我相信我這個體力還能夠支持得住，每年我講三百天，我不公開講，不對大眾講經，我都在攝影棚。不參加任何活動，把心完全定下來，在攝影棚裡面一年講足三百天，每天講四個小時，這樣一年有一千二百個小時，五年總共有六千個小時，我要把這個工作完成。這六千個小時當中，我用三年的時間完成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再用半年時間講一部《法華經》，又用半年時間講一部《楞嚴經》，然後還有一年一千二百個小時，我把淨土五經一論再講一遍，我就很歡喜了。我想我對得起佛教，我也對得起我的老師，我也對得起佛門所有的同修大眾。

假如八十歲還不死，還能夠活著，往後其他經論請我來講，我

都可以答應。這五年當中，我們預定的這些課程，必須要如期完成。所以在這五年當中，我任何活動都不參加，等於閉關一樣，但是我的關房在攝影棚。所以現在新加坡也著急要建一個攝影棚，澳洲也在建，我說沒有攝影棚我不會去。為什麼？我沒有工作，我的工作是在攝影棚，用網路傳送給諸位同學。無論你在哪個地方，現在我們網路都改成寬頻道的，昨天新加坡打電話告訴我，他們那邊收聽的畫面音聲都非常清楚，很滿意！

弘護不明教理不行！弘護都要依教，才能夠真正做到如理如法。護法工作再忙，每天至少要聽經兩個小時，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」，你成就的是功德。如果你要是不懂教理，你平常護持你是感情用事，感情是千變萬化，是靠不住的。自己對自己都不能保證，如何能夠取信於別人？你高興的時候護持，你不高興的時候你就冷淡了；換句話說，弘法的法師就得準備走路了。這是當年李老師教我的，我們經沒有講完，老師說沒有講完也要放下，也要走路，我才懂得。這是往年我在台灣南投縣，那邊有一個「禪林寺」，是比丘尼的道場。裡面有兩位比丘尼常常在台北聽我講經，聽得很歡喜，回去告訴她的師父，請我到她們寺廟裡講經，我答應了。每一個月去講一個星期，講什麼東西？我看到寺廟的名字是「禪林寺」，所以我就選擇在她那裡講《禪林寶訓》。沒有講很多，講了大概有二十幾節，她們寺廟裡面吵嘴打架，為什麼？為爭地位。當然住持老和尚沒有人爭，是她們的師父，這些師兄弟，那個廟是化緣來建的，那個說「我化了多少錢，我應該做當家師」，那個說「我化了多少錢，我應該做知客」，擺不平，吵吵鬧鬧。我把這個事情到台中跟李老師報告，李老師說：「別去了。」我說：「沒講完！」李老師說：「不要再講了！」法緣就是這樣中斷。

所以弘護都不是容易事。特別是護法的、護持的居士，如果不



是深入經藏，那我們怎麼樣？隨緣！有一天的緣，我們就講一天，跟大家結法緣。有一個月的緣，我們就幹一個月，決定不要期望著在那裡可以長久。要有這種觀念，我們就錯了。能夠長久，他心裡頭懂佛法，他真聽，他真修。我過去接受韓館長護持三十年，為什麼叫做可靠？她天天聽經，她懂！雖然她的煩惱習氣很重，她懂。發再大的脾氣，她還不離譜，這才可靠，真可靠。她在病重的時候，說過很多次，把圖書館交出來，而是我障礙她。我說：「妳不要操心，等妳病好的時候再辦。現在生病，不要操這個心！」沒想到她一病不起。所以她真懂得，她到必要的時候，她確實放手，她不是永遠據有，她有一個護持的熱忱，這是值得我們敬佩的。像這樣的護法，第二個人就很不容易找到了，真的是佛法教學裡頭所講「可遇不可求」，所以我們對她永遠感恩戴德。她兒子怎麼作法，與她不相干，不是她的意思。她的知見，正知正見，這個是可以講，近百年來佛門護法的典型、榜樣，是從深入經藏當中來的。

凡是熱心護法，不肯學教、不肯聽經，那個緣是短暫的，我們也歡喜，也尊重，也非常的敬愛。有一天的緣，我一定盡一天的責任；有一年的緣，我會盡一年的責任。澳洲道場建立了，這是為「華藏圖書館」過去這些同修們在那邊出家的，給他們建立一個進修道場。我會不會去？我說得很清楚，要看緣分。什麼緣分？住眾真修、真幹，我去，你不找我我也去。如果陽奉陰違，不是真正修行，你請我我也不去。這道場，我對得起你們，我這一生可以說，我這個心很清淨、很平安，原因是什麼？我一生對得起人，沒有虧待過任何一個人，沒有做一樁對不起人的事情。我的心清淨，我的心很自在，所以法喜充滿。我從哪裡學來的？我從經典裡面學來的。

所以我勸告同修，從哪裡學起？從十善業道學起，從《觀經》三福學起。基礎！佛講得那麼明白。淨業三福這三條十一句，「三

世諸佛淨業正因」，我們不從這兒打基礎，到哪裡去學？三福的第一條就是《十善業道經》，孝親尊師，慈心不殺，落實在十善業道。沒有十善業道，前面三句都沒有，我們學佛從這裡學起。至於別人怎麼學，那與我無關，我要先度自己，我自己得度，我才能夠幫助別人。幫助別人也得看緣分，什麼緣分？他肯不肯像我一樣真學。果然真學，他必定得度。他要不能真學，那只是在佛門裡結個法緣而已，佛家常講「為他做遠因」，他這一生得不到利益。這些事我們不能不懂，不能不真幹。

佛法弘護都是世出世間第一等的大事業。你想一想，要不是大事業，釋迦牟尼佛為什麼選擇這個行業？他國王不做，你就曉得這個事業比當國王大，比當國王殊勝。經典上記載，釋迦牟尼佛年輕時候武藝超群，在那個時候他可以作將軍，他可以作元帥，他也不幹，他去出家修道，他去沿門托鉢，他從事於多元文化的社會教學，這偉大！我們今天踏著釋迦牟尼佛的足跡，要把他老人家的事業發揚光大，我們對得起佛陀，我們是佛陀真的學生、真弟子。如果我們還搞自私自利，還搞名聞利養，還要起心動念去坑別人，佔別人的便宜，幹一些損人利己的事情，我們的前途必墮阿鼻地獄。那就是佛門裡頭所謂的「地獄門前僧道多」，哪些僧道？就是這一類的僧道。有名無實，打著釋迦牟尼佛的招牌欺騙一些善男信女，這個罪業造重了。世出世間最嚴重的罪業無過於是，我們何必幹這種事情？

所以我們讀到這一節經文，我們也應當有佛陀的「五眼圓明」。縱然我們做不到，至少也應該有聲聞、菩薩一樣，天眼、慧眼、法眼，我們在菩提道上，不至於迷失方向，不至於錯了目標，這是同學們特別是發心弘法、護法的同修們不能不知道。清涼大師在這裡註得很多，諸位自己去做參考。末後註疏裡面有講「三諦」。「

諦」用現在的話來講，真理。「三諦三觀」是天台家講的，三諦是俗諦、真諦、中諦。「俗諦」是與世俗人和光同塵，要知道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不能認真，不能把世俗這些事理放在心上，那你就錯了。所以俗諦多在相上講，在相上要不著相，即相離相就對了。「離即同時」，那就變成中道，就變成「中諦」。所以「俗」我們知道假、知道相；「真諦」我們知道理、知道性，真諦是性空。用呢？要用中，佛家講中道第一義諦，用中。儒家也講用中，儒家講中庸。

由此可知，世出世間的大聖大賢懂得「用中」，這是我們要學習的。世俗人都偏在俗諦這一邊，所以六道輪迴苦不堪言，他把假的當作真的。小乘人偏在真的那一邊，釋迦牟尼佛常講「偏真涅槃」，只知道自利，不知道利他，心量不夠大，沒有慈悲心。所以「三德祕藏」裡面，法身、般若、解脫，偏真的這些羅漢只得半個解脫，法身、般若統統沒有。唯有大乘菩薩懂得用中，生活在中道裡面，那就在自在了，他真的能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、隨緣，這是菩薩生活，有機會、有條件接近如來，也就是說他有條件、他有機會在這一生當中圓成佛道，這是三諦真正的意思。

其他的諸位在註疏上多多的去看，如果看得不明白也沒有關係，你把我講的記住就行了。抓住修學的綱領，我們知道下手處，真幹！決定要從「淨業三福」、「十善業道」學起。如果在大乘經典，就是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，諸位要曉得，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裡頭所說的就是淨業三福，所以它是大乘佛法的基礎，是大乘佛法的根本。《十善業道經》是學佛人第一部課本，是共同科目，聲聞乘、緣覺乘、菩薩乘共修的。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是大乘初學的，也是共同科目，不管你學哪一宗、哪個法門，為什麼？它這裡面是具體給我們說出「孝親尊師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」，後面還講到「

三皈眾戒，發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自行化他」。所以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就是淨業三福圓滿的演說，這是大乘佛法的大根大本。不但我們要受持，六道眾生包括三途眾生都應該受持。今天我們就講到此地。